

205-590

困惑与选择:

现实主义面临挑战 / 黄国柱 著



PUZZLEMENT AND
CHOICE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黄国柱 著

PUZZLEMENT
AND
CHOICE

KUNHUOYUXUANZE

● xian shi zhu yi mianlintiaozhan

困惑与选择：
现实主义面临挑战

解 放 军 出 版 社



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

黄国柱 著

解放军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平安里三号)

新华书店经销

国防大学第二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 36开本 5.25印张 91千字

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 1—4 000

ISBN 7-5065-0457-X/I·62

定 价：1.30元

当今的文学创作正在走向多元化，创新浪潮此起彼伏，文学理论和批评也呈多样化地双向推进。在日益涌进的文学大潮中，军事文学青年评论家黄国柱洞观文学态势，辨析作家和创作，有着自己的思考、自己的发现和自己的声音。他说：如果对文学现象失去了自己清醒的理论认识，失去了具有个性特色的科学而坚定的评价，那么就是一种理论的悲哀！

面对这个纷繁而流动着的
大千世界，我们每天都面临选
择的困惑。选择，不仅需要智
慧，更需要勇气和胆识……

· 黄国柱 ·

目 录

现实主义：面对新的文学世界 [1]

在文学竞争的竞技场上，现实主义和所有的对手一样，都是平等的，谁也不能一家独尊。

向哪里寻求突破 [24]

当一些青年诗人高呼“我不相信”的时候，历史本身也便受到了无情的诘问：由文字记载下来的历史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

困惑与选择：现实主义面临挑战 [31]

异军突起，军队作家群的阵脚发生了动摇，相当多数的人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惶惑。

历史·谜·童话 [42]

从哲学和心理学的角度看，文学是对有缺陷的社会的一种精神补偿，文学是“苦闷的象征”。

开拓新河床的奔流 [53]

一种无法遏止的胆识、机智、文采、激情，无疑已经勃发于军事文学的大河之中。

莫言对军事文学的激扬和催化 [71]

透过那些令人眼花缭乱的“感觉迷雾”，我们看到的是什么呢？

《橄榄》：世界意识和世界眼光 [83]

“走向世界”最根本的前提在于具备和世界及其文学进行平等对话的能力。

绿色幽默 [97]

我们卸下了许多因袭的重复，不是觉得比什么时候都更需要智慧的

娱悦么？

诗的飞翔和哲学的徜徉 [117]

当一个人洞透了历史的时候，
他心中的哲学便会酝酿成熟。

军人：在历史和现实的交汇点上 [130]

一位作家的生平经历究竟在什
么意义和多大程度上对他的创作产
生影响？

超越生活 [138]

棘手的问题：表现最近切的生
活是否就注定容易肤浅，而必须在
时间上拉开距离才能公正而深刻地
洞观与透视？

魅力：对军人生涯真谛的探求 [145]

审美上的崇高感和壮美感无疑
是军事文学应该追求的，但这一审
美特点并不是军事文学所独有的

.....

革命英雄主义内蕴的丰富和发展 [150]

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又是一个崭新的领域。

怎样寻找自由 [155]

军事文学比起任何其它题材更求助于作家的责任感和社会良心，因为它面对着：毁灭，伤痛，残废，流血，死亡……

后 记 [159]

现实主义： 面对新的文学世界

1

新时期军事文学已经走过了10年不同寻常的道路。经过新老作家们筚路蓝缕的开拓奋进，随着新时期文学观念嬗变和更新的进程，军事文学创作呈现出繁荣兴盛的局面。可以说，军事文学创作在大的格局上是和整个新时期的文学发展同步前进的，其创作的实绩成为新时期10年文学成就的重要组成部分。但是，新时期文学中的一系列重要的理论论争却始终没有在军事文学领域里产生相应的反响——军事文学中一直没有爆发过大的理论论争，而是“先干起来再说”，用实践用作品来说话。这并不意味着军事文学创作领域没有可以讨论的问题，没有值得论争的题目，只不过所有的讨论和论争都是悄悄地进行着，象一场

“无声的战争”。应该说，这并不是一个很正常的现象。从事专门的军事文学理论研究的队伍小，讨论问题的阵地有限，心理上因袭的谨慎小心等等，固然都是可以理解的客观、主观原因，但这是不是也从另一面反映了我们军事文学理论建设的薄弱呢？是不是从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我们军事文学理论思维的贫乏呢？

本文所试图探讨的创作方法和发展道路问题，或许不是一个十分热门的话题，但实际上却非常重要。不论已经出现的文学现象是怎样琳琅满目、五光十色，已经涌现的文学新潮是怎样此起彼伏、日新月异，也不论理论的概括和升华是雄辩自信还是苍白无力，实际上每一个作家都在受着某种创作方法、创作原则的制约。依我所见，近几年来创作方法、创作原则、创作道路问题比什么时候都更加困惑着我们的年轻作家和老作家。我希望我的观点能够成为一块引玉之砖，唤起更多的作家、评论家对重大理论问题进行论争的热情。这不仅是我们深化理论问题认识的需要，更是日益繁荣、深入、丰富军事题材文学创作的迫切要求。

2

当我们试图总结军事文学的成就的时候，恐怕不能否认它首先是建筑在现实主义的基础之上

的。从发轫之作《西线轶事》到《高山下的花环》，直至目前的绝大部分军事题材作品都是行进在现实主义的轨道上的，特别是众多的长篇小说、纪实性文学更是如此。黎汝清的宏篇巨制《皖南事变》则显然是现实主义的军事文学的又一值得骄傲的实绩，也显示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巨大活力。军事文学一直没有企图逃避那些所谓文学以外的价值判断，无论是大多数评论家还是作家自身，显然都表现了某种把理论的载体由“此岸”输送到“彼岸”的文学的目的性和实际功利性。可以说新时期军事文学始终贯穿了对生活的思考和认识，并意识清醒地努力地追寻历史和时代所赋予的庄重的使命，用一种鲜明而生动的近于生活本来面目的描摹达到典型化的境界。因此常常能够以其意识到的历史内容、较大的思想深度和严格的现实主义真实性站立在新时期文学的前列。象《东方》、《西线轶事》、《高山下的花环》、《天山深处的太兵》、《最后一个军礼》、《敬礼，妈妈》、《雪国热闹镇》、《啊，索伦河谷的枪声》、《女炊事班长》、《三角梅》、《最后的堑壕》、《山中，那十九座坟莹》、《秋雪湖之恋》、《射天狼》、《凝眸》、《沙海的绿荫》、《凯旋在子夜》、《雷场上的相思树》、《母亲与遗像》、《恶魔导演的战争》、《在这片国土上》、《蓝军司令》、《奔涌的潮头》等等，都曾获得不同程度的赞誉。

但历史毕竟是一个不断流动的复杂的流程，

没有任何凝滞不动的事物。如果说“朦胧诗”以及与此同时出现的“三个崛起”的大胆理论并没有对军事文学的创作产生很大很直接的影响的话，那么1985年以来从小说领域产生的变化，特别是“寻根文学”以及刘索拉、徐星等具有鲜明的先锋性的小说异军突起，却使军队作家们的阵线、维持了较长时间的心理平衡发生了根本性的动摇，而且在相当大的程度上表现出无所适从的惶惑。我们或许还记得1985年出现的《鸽子》、《特洛伊木马》等青年作家的探索之作，还记得在那前后出现的《黑草》、《大冰河》、《鸽哨》、《铁床》、《沉默的冰山》、《远天的风》、《没有翅膀的鹰》等一批带着创新之气的青年作家的作品。它们显然进入了一种寻找、再造自我的艺术个性的新的进程之中。但我认为他们的富有创造性的探索并没有改变军事文学的现实主义的主流性质，即以他们自身而言，或者在探索了一阵之后又会回到现实主义的轨道，或者探索本身就没有偏离现实主义的轨道。我同意这样一种形象的比喻：如果把军事文学比作一棵大树，那么传统的现实主义是树根，革命的现实主义是树干，不同风格现实主义是树干上的枝叶，现代主义则是枝叶上末梢的嫩芽——它稚弱、娇嫩、细微，最易受伤害，又有着顽强的生命力，但却没有改变这棵大树的现实主义的质的规定性。

是不是我差强人意一定要把现阶段的军事文

学纳入现实主义的轨道，而对具有现代主义倾向，或者说得轻一些，对那些不太符合传统的现实主义“规范”的文学作品采取一种排斥的态度呢？我没有这个意思。我以为，不论现阶段的军事文学表现了多么斑斓缤纷的色彩和丰富多姿的格局，作为一种理论的评价无疑不能以个人的好恶为转移，即便是富于个性的批评也无疑应该建立在一种科学的基础上，这样才具有理论的坚定性，而不至于陷入“城头变幻大王旗”式的随波逐流之中。

无可否认的事实是，我们的军事文学正在被各种来自西方的东方的拉美的以及本国的新的文学观念无情地冲击着。当卡夫卡和乔伊斯成为人们熟悉的话题，当加缪和萨特成为竞相研究的对象，当马尔克斯、略萨、福克纳成为人们模仿的楷模，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这些现实主义的经典大师们仿佛失去了昔日的光彩，一种现实主义是否已经过时了的问题自然而然地会被提到我们的面前。如果现实主义确实已经过时，那么我们是否还应该有所新的遵循？军事文学创新的前途和出路究竟何在？对这些问题我们不能不加以严肃的思考。

3

为了比较清楚地说明问题，我们不得不离开

军事文学，对现实主义做一番理论上的“考查”。之所以有这个必要，是因为我发现一些朋友对现实主义的鄙弃是以对现实主义的理解有这样那样的偏颇为前提的。

现实主义是一个很古老的话题。从亚理士多德那里，就已经悟出了诗人对世界摹仿的不同方式：“正象索福克勒斯所说，他按照人应当有的样子来描写，欧里庇得斯则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诗学》）这种“按照人本来的样子来描写”则成为延绵了两千多年的对现实主义的最朴素的理解。

恩格斯在《致玛·哈克奈斯》的信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意思是，除细节的真实外，还要真实地再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人物”这一经典性的论述。恩格斯强调按照生活自身的逻辑来表现生活则有可能违背作家自己的阶级偏见进而揭示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的思想。他指出“巴尔扎克就不得不违反自己的阶级同情和政治偏见；他看到了他心爱的贵族们灭亡的必然性，从而把他们描写成不配有更好命运的人”，并认为这是“现实主义的最伟大胜利之一”。

从恩格斯那里，共产党人接受了把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和无产阶级的世界观和认识论联系在一起的思想。一方面现实主义成为辩证唯物论“文学艺术是现实生活的能动的辩证的反映”的哲学认识论的文学方法验证，另一方面现实主义所揭

示的正确的“典型环境”是对于阶级关系和无产阶级、资产阶级不同命运的真实而又符合历史发展趋势的描摹，从而把创作方法问题直接和无产阶级的解放运动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由此出发，苏联在建立起第1个社会主义国家之后提出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概念，把它作为苏联文学的基本创作方法，并在第1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1934年）通过的作协章程里做了如下的规定：“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作为苏联文学和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地和具体地描写现实，同时艺术地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同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这个原则也成为17年中我们对现实主义认识的主要参照。这一带有“法律”性质的创作方法的确定与其说是对于创作实际及文学史经验的一种科学总结，不如说更多的是一种社会主义运动的政治需要在文学上的反映。这固然有其合理的一面，但它至少把最明显的“浪漫主义”方法排斥在社会主义的创作方法之外，显然不能担当起对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进行全面引导的任务。为此，在50、60年代，我们提出了“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创作方法，作为对苏联的现实主义的一种扬弃和发展。

事实上，许多有见地的作家理论家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在苏联第2

次作家代表大会上，西蒙诺夫就提出了修改这一定义的意见。50年代，苏联人自己也认识到：“长期以来，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被当成某种理论上的假设、系统的概念体系。”（谢尔宾纳：《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

这里需要提到的是匈牙利著名的文学理论家乔治·卢卡契关于现实主义的理论。卢卡契没有把反映现实的文学简单地看作是一面镜子，而是认为文学是对现实的一种认识，而认识却不是使外部世界的事物与头脑里面的观念之间形成一对一的相应关系的东西。现实在我们认识它之前就已经实际存在着，但它是具有形态的，它是一个辩证的整体，它的一切部分都处于运动和矛盾之中。文学也是某种独立的现实本身，具有自己特殊的形式特征。如果它被赋予的形式是正确的，那么它就可能正确地反映生活，反之亦然。他试图建立的是一种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和现实结构之间的对应。因此它看上去只是作品形式的“客观规律”，这些规律使得它能够正确地反映世界。卢卡契的现实主义理论显然比一般的反映论模式前进了一步，因为他强调了形式的独立性和重要性，把文学作品作为“自足的整体”来看。

但是卢卡契的“形式”显然和俄国形式主义者们的“形式”有着根本的不同。在后者那里形式意味着文本诸种结构的总和，几乎是高于一切的东西；而卢卡契则认为形式主要赋予内容的美学